



## 海棠依旧

□安然

一年多没有迈进老家的小院子了，乘着春节走亲来到老家，打开院子大门，一眼便望见了那棵树姿婆娑的海棠。这棵海棠花是我亲手栽种的，至今40多年了。海棠花树干已长得高高的超越了围墙了，树干粗壮，枝叶茂盛。仍然满枝丫盛开着红色的海棠花，也有凋谢的花朵乱落在院子所铺的大理石上。

1981年，我家在原宅基地建造了两幢二层楼房，待迁入新居后，一位学生的家长送我一棵海棠花树苗。楼房前有个直角三角形的小院子，于是，我就在这小院子里筑了个小花坛，将这棵海棠花栽种在这花坛中，我每天从学校下班回家，就精心培育这棵海棠花，给她浇水、拔草、施肥，时隔一年海棠树竟然开花啦。

海棠花的花梗细长，着花有4朵，也有7朵，海棠的花姿潇洒，花开似锦，闹盛盛的有三四个月花期。海棠花自古以来是雅俗共赏的名花，素有“花中神仙”“花贵妃”“花尊贵”之称。又因为其妩媚动人，花艳难以描绘又难以比喻美人。

古今有许多文人写诗、作文或绘画来赞美海棠花，以此来表达抒发自己的感情。其中北宋诗人苏轼的《海棠》诗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点出了诗人于春天的月夜在赏花，并描绘了海棠花在东风月色中的光彩和芬芳，也抒发了诗人爱花惜花的情感，只有这寂寞的海棠陪着我，也表达了他那怀才不遇的人生感慨。

2007年，我重新装修了这两幢楼房，也装修了小院子，院子的地面铺上了大理石，同时，也装修了栽种海棠花的花坛，清理了存兑堆放的杂物，使小院子变得干净而且美观了。我又将海棠树进行了修枝，培上土，海棠枝繁叶茂长出了小院的围墙，充满着勃勃生机。

小院围墙外有一口池塘，前年，村里投资清除了多年沉积的淤泥和杂草，四周河壁用石块垒砌，并且安装了木质护栏，池内引进了水源，池水常年保持着清凉、干净。清盈盈的水波荡映着一朵朵红红的海棠花，总是一幅好美的水粉画啊！

春节，儿孙们回来，小院子就热闹起来了，海棠花也开了，满枝满脑盛开着红色的花朵，我们一家老小围着海棠树，一边赏花，一边拍照留念。小院子只是热闹了三四天。节后，我们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了，小院子又回到了寂静。

自从我调到沈家门工作后，由我的母亲经常照看这棵海棠花，浇水，拔草……母亲在，家就在，我们年年回家与母亲过节。

2009年7月，母亲去世了，人去楼空，小院子关了门。我们也很少回老家。这棵海棠就无人照看了，小院子一下子变得冷清，但海棠不怕孤单与寂寞，愿日月相伴，依旧默默地绽放着她那红红的的花朵。偶尔，有几只小麻雀“扑楞楞”落在枝头上，叫去未绽开的花蕾，又是“扑楞楞”地飞走了……

我难忘那小院，夏天在海棠树荫下乘凉休憩；冬天在小院晒着太阳，看书、作文、弹琴、唱歌、与邻舍兄弟一起玩牌，教孩子们打陀螺、跳绳……我喜爱那充满春光的海棠花。

“东坡恨海棠无香，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，宁可无香。海棠无香，便是她的本色，正因无香，才显与众不同。”这是现代文人冰心对海棠花的评价，我以为赏海棠，也赏她的无香，赏她耐得住寂寞。

一年多没回老家小院，没整理花坛了，海棠树根周围长满了杂草，但是海棠花依旧绽放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冬去春来，光阴荏苒，我的小院里的那棵海棠，默默地陪伴着小院、老宅，也陪伴着我由青年步入了老年……

## 玉壶光转昭丰岁

□翁盈昌

夜幕低垂，几盏油灯把戏台照得通亮，夜场大戏愈发热闹。可村里牵头办戏的几位热心人，却无心看戏。他们在那棵千年沙朴树旁，或靠、或蹲、或坐，正细细商量着戏班里里外外的大小事宜。

头戴罗松帽、手里总捏着烟、嗓音略带沙哑的公公，是渔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。他不仅懂生产、会指挥，还格外热心村里的公益事，一开口便分量十足。每次办戏，都由他和村里几位长辈商议定夺，再交由几位生产队长分头落实。

这支不成文的临时“班子”，担子不轻：经费筹集、演员派饭、现场秩序、民兵站岗、村庄巡逻、防火防盗……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桩桩件件都得管到位。他们不求回报，只为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，只为凝聚起一村人的民心。

谁都知道，在当年文化生活匮乏的岁月里，做戏文从不只是消遣娱乐，更是一方乡士的精神寄托与情感归处。它是无声的教化，是热闹的团圆，是把散落在田间地头的人心，重新聚拢到一起的仪式。没有电视，少见书籍，戏文便是最生动的课本——唱的是忠孝节义，演的是善善恶丑，讲的是人间正道，让朴素的道理在一板一眼的唱腔里，代代相传。

正月里演大戏，便是一年中规模最大的欢喜。村民们围坐一堂，欢声笑语汇成浓浓的年味，也拉近了邻里乡亲的情意。尤其是村里的中老年妇女，即便对唱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，依旧看得如痴如醉，百看不厌。

戏台上趣事不断，更添几分烟火热闹。“背起凉亭出包裹！”台上落难公子刚唱一句，便被台下眼尖耳灵的乡亲笑着纠正：“唱反啦！是背起包裹出凉亭！”三阿哥听得入神，香烟烫到嘴唇都不觉，火星溅到旁人，引来一阵嗔怪又好笑的白眼。后台嗑瓜子的婆姨们忽然哄堂大笑——原是演员不慎踩住袍角，一个踉跄险些摔倒，逗得全场乐不可支。

戏未开演，台下早已摆满竹椅长凳。孩子们在戏场上撒欢奔跑，胆大的爬上戏台，模仿戏中人的身段唱腔。有个小顽童手持竹竿，学孙悟空腾挪跳跃，一声“妖怪哪里跑”，逗得满场欢笑。穿开裆裤的娃娃们坐不住，从娘身边溜开，举着风车在人群里追逐嬉闹，风轮转得急，竟绞进了王寡妇发髻，引得一阵惊呼笑语。我们半大小子则钻到戏台底下，透过台板缝隙，能看见旦角缀着亮片的绣鞋轻移如云，小狗子调皮地用树枝去戳，吓得台上花旦小姐险些破了腔调。

俗话说“唱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子”。戏合一搭，山村便活了。年戏裹着浓浓年味，沸腾了海湾与山麓。戏班子落脚的消息像长了翅膀，飞遍方圆十几里，男女老少纷纷赶来，一路招呼着“看戏去喽”，喜气洋洋涌向村庄。

做戏文的日子，整座村落都浸在喜气里。出嫁的女儿归省，久未走动的亲戚相聚，谁家来客多，便是人气旺、有脸面。家家户户备足好酒好菜、瓜子花生，慷慨分享着这份欢喜。请戏班的钱由乡亲凑齐，富庶人家多添一份，出资最多的人家，还能在开演前的祈福仪式上“接元宝”，祝愿招财进宝、岁岁安康。

乡村要做戏文，是因为日子需要盼头，人心需要聚拢，年味需要声响。一台戏，聚的是人气，暖的是人情，守的是乡愁，传的是家风。它让平淡的日子有了起伏，让离散的乡亲有了牵挂，让艰苦的岁月多了几分光亮与盼头。

那些年的乡村大戏，唱的是才子佳人、忠奸善恶，演的是人间烟火、乡土情深。“私定终生后花园，落难公子中状元”，戏文里藏着百姓最朴素的心愿：反抗封建礼教，追求自由平等；期盼善恶有报，守得团圆美满。

玉壶光转昭丰岁，戏韵长留润乡情。那一方晒谷场上的戏韵，早已融进岁月，成了海岛小渔村最鲜活、最热闹的记忆。

屋檐下

似水流年

## 缺月挂疏桐

□冯国海

辉。她的残缺，竟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圆满。人生不也正是如此么？那些失去的，错过的，遗憾的，就像维纳斯的断臂，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印记。若是什么都齐全了，什么都如愿了，那人生，恐怕也单薄得像一张纸了。

我们常常陷在懊悔的泥潭里，想着如果当初选了另一条路，如果当时抓住了那个机会，如果……可这世上，哪有那么多如果呢？即便时光真能倒流，以那时的阅历，那时的心境，恐怕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退一万步说，选了那条未曾走过的路，焉知不是另一番荆棘，另一重风雨？说不定走到今天，还不如当下的自己呢。那些看似错过的人和事，或许本就是该错过的；那些看似犯下的错误，或许正是命运的另一成全。司马迁受了官刑，那是何等的奇耻大辱，何等的残缺！可他若没有经历这场劫难，或许终其一生，也不过是个寻常的大史令，写些寻常的公文，哪里会有那部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的《史记》。他的

不圆满，成就了他一个人的圆满，也照亮了后世无数人的路。

这么一想，心头便豁然开朗了。我们所以为的圆满，或许只是画地为牢，作茧自缚。换个角度看，那些小沟小坎，在更大的苦难面前，的确什么也不是。有相聚的欢喜，才有离别的思念；有拥有的满足，才有失去的怅惘。正是这些酸甜苦辣，悲欢离合，织成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。

最好的，未必是适合你的；最差的，你也应当有能力避开。你所处的现在，你所拥有的当下，或许就是命运为你安排的，刚刚好的位置。何必总是仰头看那虚无的圆满呢？低头看看脚下的路，看看手头的事，看看身边的人，把每一个今天过得踏实了，安稳了，那一点点攒起来的，不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圆满吗？

抬起头，窗外的月亮，依旧缺着一角，静静地挂着。疏桐的影子，在风里轻轻地摇。缺月挂疏桐，很美。

海边人家

## 渔村速写

□应红枫

渔村的生活，艰苦但充满了希望和期待。每一次日出，都是全新的开始；而每一个日落，都孕育着明天的希望。

渔村的汉子们，以大海为生，以渔获为荣。他们的生活，充满了挑战和风险，但他们却从不畏惧。他们的身体，被海水侵蚀，但他们的眼神，却依旧坚定。他们的双手，虽然布满老茧，但他们的内心，却温暖如初。

渔村的妇女们，支撑着整个家庭，她们以孩子为荣。她们的生活，写满了琐碎和操劳，但她们的内心，却从不抱怨。她们的身体，虽然日渐消瘦，但她们的笑容，却依旧灿烂。

渔村的孩子们，以大海为家，以自由为荣。

他们的生活，如浪花般快乐和纯真；他们的身体，虽然被海水熏染，但他们的眼神，却依旧清澈而透明；他们的手臂，虽然稚嫩，但他们的心，却向往掌控强劲的橹棹。

穿越渔村，让我读懂了大海的浩瀚，领略到了渔村生活的多彩，更感受到了渔民们的朴实和坚韧。他们虽然平凡，但却满怀希望和期待；他们的笑容，虽然朴素，但却充满了幸福和知足；他们的每一个脚印，总是充满了温暖和力量。

薄暮斜阳，浪声悠扬。在濒临渔村的海滩上，我正以鱼的姿态贴地飞行，收获暖阳下每一片闪光的金鳞。

# 文明用餐 使用公筷

多一双公筷 多一份安心

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

